



義人的盼望必得喜樂（箴十28）

長年的盼望可是來自於神呢？我檢視自己。
信心失落了嗎？聖靈的能力還同在嗎？
心裡頭該裝滿喜樂、平安的水壩，一滴不剩了嗎？



2021年三月，經歷了超過一年的COVID-19 居家隔離，美國教會終於逐漸恢復實體聚會。外子也帶著口罩隔三差五地回公司上班去了。新正常（New Normal）

的社會秩序悄然被大眾無奈地接受著，每個人互相不見面貌的回歸自己的日子。然則，整個社會對於疫苗注射這事忐忑不安，卻又期待全面解封之日盡早來到。是當挽起袖子重獲自由呢？或是就不該如此冒然身試呢？焦慮，有聲無聲的遍地悶燒。當然，連手機都不例外地燒著、論著。自覺聰明的幾億人還在觀望的同時，我們一家三口，各自在不同時間，沒有知會彼此之下，平靜的打完兩劑。忖度著在美國總還有幾年的日子得過吧，身為基督徒，禱告後的平安，告訴我們該怎麼著，就怎麼著唄。

五月南方春日去意匆匆，夏蟲鳥鳴幾乎是日日在我窗口與琴聲唱和著，宅慣了，反適得其樂。某日晌午，叮咚！咦？不當有訪客的時刻呀，起身應門，只見外子回家反常的早。怎的？公司讓我提早退休了！喔……心想，該跟他說恭喜呢，還是不該……？九年來，他盼退休，我盼回加拿大。突然，成嘞，卻不知該如何反應！夙願固然得償，但措手不及。一則喜一則憂，霎那間，原先以為走在神所預定軌跡上的人生規劃全亂套了。

其實，人生中無論再繁瑣的事，都是可以按步就班一一處理的，最難理的是心亂如麻。這二十多年來，兩番搬進搬出美國、加拿大，來回四趟。難跨越的不是那條國界，麻煩的是越搬越多的家當，讓帳棚人生更加地舉步維艱。國際身分轉換的瞬間，現實像遊戲裡的機關，樹立起堅壁四野，讓你碰、碰、碰到莫名其妙。數不清的卡要重辦，生活上文化衝激一波波，搞得昏頭轉向……。種種瑣瑣碎碎也隨著年齡增長而倍覺厭煩，興奮不再，只覺疲累！該如何才能夠在繁亂中保持喜樂呢？問自己。

《聖經》說：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因信將諸般的喜樂、平安充滿你們的心，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（羅十五13）。

這長年的盼望可是來自於神呢？我檢視自己。信心失落了嗎？聖靈的能力還在嗎？心裡頭該裝滿喜樂、平安的水壩，一滴不剩了嗎？

喜樂與快樂不同

中醫說，喜傷心，因為情志中的興奮情緒會使人的心臟在過度亢奮下，血壓不穩。而《聖經》卻說喜樂的心是良藥（箴十七22）。喜樂能夠撫慰憂傷的心靈，提升免疫力，使病痊癒。這兩者顯然不同。

前者或可列為欲求得到滿足的快樂（pleasure）；取決於外，多為感官層次的經驗。來得快去得快，往往興奮一時，事過境遷之後，時時落得曲終人散、滿懷空虛的失落感。而《聖經》中所說的喜樂（joy）發源於內；是心理、靈魂層次的感受。得之不易卻能夠持續較久，乃是智慧的結晶；長久操練而得，內化成為人格的修養，可結出屬靈的果子。若說快樂因滿足而獲得，喜樂便因磨難方生。

九年的等待終於成為事實，量量脈搏，好似也不怎麼興奮快樂呀。俗話說禍福相依，原來一樁快樂，那麼容易就會被另一樁憂慮擊垮！因滿足而獲得的快樂是如此的不可靠。既然如此，該當如何才能從內心將磨難轉換成為喜樂呢？

如何獲得喜樂？

亞伯拉罕信心的思考

亞伯拉罕遵守神的命令獻以撒時，他是如何去解釋那個殘酷不合理的困境？以至於能夠下定決心採取行動呢？

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裡復活；他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（來十一19）。

亞伯拉罕基於對神的認知，用信心做出發點（來十一17），開始他的思考：神曾說過，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（來十一18）。那麼，神絕對不會自相矛盾，左想右想，對啊，「神能叫人從死裡復活」！這樣的思維成為他合理化這個困境的答案（來十一19）。雖然，他的答案並不是神的答案，但是出自信心的思考，讓他接下來所做的一切符合了神的要求；他通過了這個考驗。

從信心做出發點來解釋困境，是轉換磨難的第一步，一步定江山。雖說不見得會馬上轉憂為喜，但至少不會使我們亂了分寸，不知所以，或是開始怨天尤人。

半瓶水在那兒，有人積極地說，還好，剩半瓶；有人消極地說，糟了，只剩半瓶水。半瓶水的事實擺在那兒，雖說「愁眉苦臉」，或「心存感激」是個人的選擇，但天生樂觀者少，大部分的人需經過學習，用理智推進而獲得正能量。不過，一味地阿Q，有時也會誤事的；成熟看待事實的方法或許是去看兩面。有「只剩半瓶水」的認



知，就知道得趕緊去找水，免得喝光時來不及；有「還好，剩半瓶水」的樂觀態度，便能心平氣和不浮躁地找水。亞伯拉罕知道兒子一定得獻給神，情勢由不得人。但出於信心，他存著一個兒子還會活過來的盼頭，這個盼頭給了他底氣，讓他有辦法備刀、砍柴去執行神的命令。

對神的認識所產生的信心力量是非常大的。當我們看待苦難的眼光調整到屬靈的層面，我們知道是神在主導整個局面，敬畏的心油然而生。腦中浮現過往種種蒙恩的經驗，又讓我們知道神必定不讓我們遭害，心就靜下來；抓住主所說：「一天的難處一天當」的話語，能夠定心緒卻不阿Q，穩重地立身行事。

我思，真可故我在嗎？

COVID-19全球虐行，經濟凋萎。全美國大概找不到一個人會在別人被通知提早退休的情況下，迎頭說，喜事喜事。正常人一定會如此應對：I'm so sorry！是啊，丟了工作何喜之有？但我深信神的旨意永遠是最美好的，雖然尚未明白，但心裡忖度著，從此以往時間自由了，當然可以多陪陪父母。凡事有時，神所為我們估算拿捏的比起人的盤算都精準。既然規劃亂套了，就打掉重練。何況老爺子早有此意，而幾年來神的恩典與祝福也夠我們退休用了，這麼想一切便釋懷了。既然如此，面對再困難的搬遷也能勇往直前。

雖知神已在前面為我們找到安營之處，但是拔營啟程，一切瑣碎的芝麻大小事都是我們自己的責任。退休之人的步伐原本不再輕盈，疫情籠罩之下，每個呼吸、每個動作，又都得小心翼翼，中年人的優雅被緊張的氛圍擠壓著，手腳不得自在。路途原本遙遠，心知自助搬家的卡車（UHUL）之路將如萬里長征。望著一車庫的箱子，兩人對望，髮鬢灰白。孩子們俱各奔前程，巢已空。物質上面唯一在乎、心愛的鋼琴也有了歸宿，或者，乾脆全部都斷了、捨了、離了，少小離家老大回，何不歸去！

自三月起就掛念著家母的健康。這一直是猶豫作難中，讓我想落葉歸根的主因，只是理性往往讓人與現實妥協。心中不斷重複著一個念頭：Mom, you hanging there.（媽媽，再等等我）。打包、賣屋、回加拿大找房子，按表操課……，身形在該丟棄、該留取、該安置……，不斷的選擇中團團轉著。萬事尚未就緒的某個夜裡，不預期地，行醫的舍弟發了一則急訊，言詞間充滿不捨與無助；母親有可能罹患了失智症，而且因為行動與吞嚥能力迅速惡化，診斷似乎已到晚期。母親能夠辨識現實的時日，也許就只有非常短非常短的時間了。霎時，那好不容易安定下來的心似乎著了火，完全灰化了。此時此刻，這世上還有甚麼是重要的呢？只想丟下一切搭機回去。只想回去！一屋子的凌亂，都沒有這一身子骨裡的魂魄、心靈錯亂。感覺整個人好像被黝黑夜中雷電的長鞭擊打、甩出去，不著地不斷地加速旋轉著，捲上去又失重似地拋下來。像個破碎的布娃

娃，懸在無邊無垠陰暗的空中，軟綿綿，無法思考，無法言語，眼淚簌簌流著，卻還要別過頭去不讓周遭的人看見。有多少的事等著處理？家事、教會事……，有孩子等著給他們安置一個家可以回，有另一半需要我堅強，有手足需要我冷靜，有雙親需要我笑臉問安。還有無數的道別等著……。

主啊，我能撐下去嗎？這已經超過我的極限。原來自己是如此的脆弱，靈性並不剛強。信心的思考終究抵擋不住親情的撕裂呀，究竟約伯是怎麼熬過的？亞伯拉罕是怎麼走上山的？主啊，不要，不要在這個時刻，不要……

患難生老練

難題接踵而至，面對雪上加霜的處境，尋索我該當如何？如何自處？如何禱告？如何尋求神的幫助？如何能再站起來？如何能繼續前進？

「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；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練，老練生盼望；盼望不至於羞恥，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。」 Knowing that tribulation produces perseverance; and perseverance, character; and character, hope. Now hope does not disappoint, because the love of God has been poured out in our hearts by the Holy Spirit who was given to us. (羅五3-5)

患難何以能生忍耐呢？當患難並沒有在短時間內得到解決，有時反而加劇，我們能做的只有忍耐！在患難中所生的忍耐過程極為艱辛、難熬；往往在我們覺得忍不下去的那一刻，信心會開始動搖、開始發怨言；重新回到憂慮、焦躁的狀態。然而在神看，這個時段對祂的孩子而言相當寶貴，是靈程進階不可少的歷程。

當忍耐的心志，被外界的壓力不斷擠壓著，我們會





發現自己的信心原來是這麼小，快要承受不了；驚慌失措、頹喪、失望、無處躲藏。此時，若願意花更多的時間跪下去禱告，重新數算神的恩典，回想過往神是如何幫助我們的，求聖靈教導，不斷思考，再次相信神的信實，再次重獲信心……。靈性經過火煉，經過反覆練習，靠主提起軟弱的腳踝再爬起來，如此便成就了老練。

這個過程像是舉重加碼練習，也許十天半個月就結束，也有人半年，有人兩三年，甚至有人為了一件事向神祈求十年、二十年方得應允。同樣的事如此反覆作能不老練嗎？羅馬書五章5節老練的英文character其實是「性格」；也就是說，經過這種操練過程得到的老練，建立的信仰模式，將養成我們屬靈上經得起風浪的沉穩性格。

而這個屬靈性格裡會產生一個特色，那就是盼望！難題解決之前，是盼望支持著信心。我們與神同行天路的日子裡，信心往往隨著遭遇起起落落。行路難！行路難！信心今安在？屬靈性格裡被歲月鑄造漸漸成形的老練，不容我們忘掉無數次蒙主慈愛施恩拯救的經驗；但盼撥雲見日，但盼從神重新得力！

祢是我藏身之處，又是我的盾牌；
我甚仰望祢的話語（詩一一九114）。

盼望不至於羞恥

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，不至於搖動，因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（來十23）。

凡仰望耶和華的人，你們都要壯膽，
堅固你們的心！（詩三一24）

是的，亞伯拉罕是懷著盼望上山的；每往山上踏一步，就重覆一個信念；盼望一個奇蹟，盼望兒子能夠死而復活。而此刻，能力、慈愛、智慧足以讓亞伯拉罕期盼仰望的神，豈不也同樣是我們的神！

足足一整天難過到六神無主，漸漸地腦子開始能夠思想；我所認識的神，應允不會用我們承受不起的重擔來操練我們（林前十13）。祂讓我們經歷苦難是為了讓我們得益處，而且絕不致於碾碎我們，使我們喪膽。為此，只求神給我一個月的時間安家；再多給我一點時間能夠整理千頭萬緒的現況。基於這個認知，禱告、盼望母親能夠穩定下來。信心軟弱時那種失魂落魄的狀態下，流逝的分分秒秒都像是空白茫然的，是神的憐憫、恩惠一直護衛、庇護著，我們方可晨起與夜寐。與舍弟溝通之後，結論還是就原計畫先遷移至加拿大。說真的，歸鄉的路有多遠，親情的牽掛就有多長，能平安相見的盼望就有多強烈。

盼望是因信心而生的美夢；又像一口心中的小噴泉每日澆灌信心的種子，希望它開花結果，美夢成真。

原不敢奢望神能夠醫治母親的失智症，但母親的病情突然大翻轉，至今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。抽血檢查發現她血鈣過高，經過輸液補充水分後，神智、行動、進食各方面的症狀很快改善了。原來，幾近半年來電解質的失衡是病因，而COVID-19 居家隔離政策，致使無法及時診斷是助因。超過半年來的憂慮，我們的淚水終因神的愛，藉著聖靈安慰我們，一掃陰霾再展笑顏。

所盼望的遲延未得，令人心憂；所願意的臨到，卻是生命樹（箴十三12）。

尾聲

這兩個月裡，在南北緯度上下往返，旅途中夏衣、風衣穿穿脫脫。天氣亦從炎熱長夏到秋風瑟瑟，沿途的樹景逐漸退去翠綠的制服，迎風換裝，五彩繽紛、層層堆疊、搖曳，似乎很隨興地、參參差差列迎著我與外子；時隔二十年，二度開著UHUL回到楓葉國。

廣闊的天際下，放眼牧草上山丘起起伏伏。羊群、牛群、馬群平和、慵懶地，或聚集橫臥，或自由自在地離群獨自覓食。是錯覺嗎？邊界的海鷗似乎只朝北飛翔；美國禿鷹的蹤跡不再，這個嘛，應該是事實。我回來了，一邊學完了神預定的功課；一邊有幸目睹一個教會從零到建堂，軟體也略具規模，此生無遺憾矣。而臨別美國之際，突逢親人生離死別，宛如進階來到最後一個關卡。蒙神的憐憫，低空掠過，算是考了一個及格吧！退休的日子，總算緩緩地平靜、喜樂的展開了。

如前文所言，喜樂得之不易。它像我們在學習譜奏一首樂譜。

過程高高低低，音量大大小小，有高峰有低谷。轉折處，或有驚喜的光亮與惶惶然的神傷。抑揚頓挫直到尾聲，嘎然而止，回味無窮之時，我們方能領略此曲的悠然意境與韻味。當樂曲反覆演奏第二回時，熟練的樂手，必定會在演奏同時，眼睛超前看到下一個小節，用這樣的技巧，順利完成全曲。這個技巧如同盼望帶著信心的手，完成神教導我們的樂章，曲終神必以喜樂犒賞我們。

又像坐雲霄飛車。初次體驗，一路高聲尖叫，直到駛向終點，情緒終得平靜。若再駛第二趟，我們可能會重頭到尾閉上眼睛，不去看那些驚險，反而會去享受耳旁呼嘯而過的風速，略帶微笑，偶而眯一下眼下的奇景。因為知道神的手一路拖著雲霄飛車，這趟飛天的旅程必然安全落地，而能以嫺雅的姿態居高臨下，安穩而微喜地感受每一個升降降帶來的顛簸。若再有第三趟，心中已然可以冷靜地數算還剩下幾個顛簸，盼著盼著就駛到盡頭了。

九年來因為現實因素所期待的，等來的快樂是短暫的。而兩個月來因為信心而生的盼望，所獲得的喜樂則在心中，成為久久無法忘懷與磨滅的印記。我們這軟弱的人因信而稱義（羅五1-3），因信而得神喜悅（來十一6）。而義人的盼望，最終必得喜樂！（箴十28）。

